

江城·俗世

挖参记

文/龚舒琴

这是北方农村一个寻常的村落。零星的民居散落在一个叫老岭的大山深处。起了大早，朋友的朋友在村口和我们会合。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，行程3个小时抵达目的地。来不及寒暄，直奔主题，上山挖参。

挖参是需要运气的。当然是指挖野山参。

山林是朋友的朋友自家的，已经承包了10多年。山上的人参也就种植了10多年。在落满牛粪的山路中，我们一行几乎是跳着走。路边散放的牛一点也不怕人，兀自低头吃草。偶尔抬起头和我们对视，满是善良和安闲。

蓝天白云，山涧溪水潺潺。才是深秋，东北农村的山中已是一片烂漫。深红的藤蔓中偶尔可见绿色的叶子，地上也不多见绿色的野菜，刚刚收获的大豆地空着。

经过了夏天的灿烂，此刻，人参的叶子已经变得灰黄，倘若不是行家指点，你断不会知道这寻常的叶子下面藏着巨大的财富。

循着山主人的指点，我们很快找到了一棵人参。沿着叶子的周围，慢慢松开土，再小心地循着人参的脉络，一点点地划拉着泥土。渐渐地——看到了人参的标志，一个白色的结点；看到了人参大体的轮廓；看到了人参四散的须蔓……整个人参安静地暴露开来。因为没有经验，心急的同伴挖断了一节人参的根蔓。而我们则很幸运，第一棵人参被

完整地托举出来。尽管很小，但我已欣喜若狂。

接下来的采挖很顺利。很快，同伴中已有人能够独立找出夹杂在枯叶乱草中的人参了。一个朋友居然挖到了一棵颇似人形的人参。

挖了几棵，下山。

村庄不远处有一个东北最具规模的人参交易集散地，清水河市场。那里买卖更多的是“园子参”，这是用大棚大面积种植的，产量高，价格不贵。真正能够卖出价钱的是“林下参”，也叫“趴参”，就是我们在林地里挖的那些人参。它们被随性地散落在林子里，经过10多年的生长，才到收获期。前期投入很大，需要精心养护和耐心等待，最终收获需要经验和运气。每当夏季，人参叶子盛开，容易辨识，买卖双方清点数量，讲好价钱，一次性付钱，任由买家采挖。一次完整的采挖后，林子便进入休整期。经过10多年的恢复，土地肥美后，才可以进入下一个种植期。

这是集安市台上镇大顶子村，一个躺在大山怀抱深处的村落，有200多人口。最鼎盛期，有800多人。村庄离市区很远，村民们靠着种植树木和人参，很多在市区有了舒适豪华的新家。林子需要人看护，人参更需要看护。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，守着村庄的都是些老人，也有一些年轻的女人在带着孩子。房前屋后，院子里都是些家常的菜蔬。悠闲地踱着步的是下蛋的鸡，鸭子和

白鹅在门前的溪水里嬉戏着。看家护院的狗都被主人系着，狗的性格倒有山里人的品性，刚烈得很，见人就吠。

已是深秋。再有10来天，山里将会迎来漫长的冬季。家家户户门前都已堆着小山似的越冬柴火。村支书应邀和我们一起在主人家用餐。大灶，烧的是柴火。一边的电磁炉显然很久没有用过的痕迹。在东北农村，大灶很实用，大锅煮饭，大锅烧菜，大锅烧水。饭菜上桌，炕也热和了。室外尽管阳光灿烂，但依旧寒气逼人。经不住炕的诱惑，我终于主动推开主人的房门，上炕盘腿坐着听他们唠嗑。

主人的母亲一个人居住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柜子上摆放的一对陈年储物罐，引起了我的关注。貌似朝鲜族用具，经年岁月染暗了上面的花色，但依旧清晰生动。墙上挂的是一幅标有1981年的手绣花、鸟布饰。柜子上满贴着的，是刘晓庆、陈冲等一代影星年轻时候的照片，那是上世纪80年代几乎风靡家家户户的张贴画。仿佛停留在80年代的农村。

午餐很实在。家养的笨鸡，笨鸡蛋、榛蘑，刚刚宰杀的猪肉，河里捞上来的鲜鱼，还有院子里采来的茄子、辣椒，一大桌。都是朋友的朋友，东北汉子们的豪爽、好客，瞬间让他们成了亲兄热弟。

离开村庄的时候，看到老人眼中的不舍和真诚。



国画(荷香十里) 作者 李峰

开心就好

文/石峰

因为自视为一个读书人，我好静不好动，除了读书看报写“豆腐块”以外，活动身体的运动一概不喜。但也不是一点也不动，每日晚饭后，我都会绕单位的操场走上几圈，运动了身体也休息了脑子。一对小核桃左手转完右手转，乐在其中。

刚开始，别人还以为我手中的核桃是价值不菲的文玩核桃，纷纷打听价钱。我都哈哈一笑，将核桃托出让他们瞧仔细。其实，稍微看看就会发现那只是两个普普通通的野生核桃。皮厚肉小吃起来既费力又没味，干脆就用来活动筋骨。任督二脉是打通不了了，不过倒是很开心的两个小玩物。

人生在世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我觉得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。及时行乐是一种颓废的处事方法，不可取也不足取。但取悦身心，使自己快乐，却应是可行之道。也许有人会说，现在压力那么大，生存都难，还想生活，简直就是穷开心。对了，你还别说，做人不但有钱要开心，没钱更要开心。

谈钱是俗了点，但都不得不承认，当下很多人耻于谈钱却又拼命赚钱，觉得只有钱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。我无意指责他们，毕竟想过上富裕的生活是每个正常人都会有的正常想法。不过对于生活，我觉得要想快乐还真不一定关乎金钱，更重要的是在于自己的心态。富人有山珍海味的快乐，穷人也有甘之如饴的满足。通向快乐的途径很多，但快乐的效果是一样的。

别人手握价值不菲的文玩核桃，唯恐他人不知价钱。我对两个一文不值的野生核桃情有独钟，毫不在意他人的评价。子非鱼安知鱼之乐。快乐的生活最重要，至于带来快乐的是成千上万的金钱，还是偶一得之的物件，这就不重要了，毕竟那只是些通向快乐的中介而已。快乐了，廉价即无价，不快乐，天价也是白搭。

那年，我在路边等着你

文/朱成林

上初二那年，我们家在一个叫柳河的小镇上，一天晚上，我听见院子里传来口琴的声音，便循着琴声走过去。原来在后面一间供销社宿舍里，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在吹口琴。我很羡慕，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。这时，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出来，看到我便招手道：“来，进来，跟我们家婷婷玩玩，你是哪家的？”我扭头跑了。

回家后问母亲，才知道她们是刚搬来的。她们原住在大城市，是下放到农村的。婷婷的母亲因落实政策先被安排到镇上供销社工作，父亲还在乡下，先把婷婷带到镇上上学，也上初二，转学手续已办好了。

婷婷第一天上学，她母亲关照我带婷婷一起走。那天早晨，婷婷来到了我家门口，穿一件花格子春秋衫，扎着两根细细的短辫子，脖子上围着一条粉红色的纱巾，脚上穿一双白球鞋，肩膀上背着一个用花布做的，边上镶着白色荷叶边的书包。

我赶紧扒了几口稀饭便和她一起出了门。一路上，婷婷

不停地问这问那。

婷婷被安排坐在我前面一排。上自习课时，我遇到不会做的作业题，便在她背后悄悄地问，有时她便干脆把做好的作业本悄悄递给我抄。她的作业本很干净，字迹娟秀，很少有被老师打“×”的。不像我的作业本用橡皮蘸了口水擦，很多地方都擦破。不久，婷婷便被老师指定为数学课代表。

每天上学我都和婷婷约好了一起走，偶尔一个人走心里就好像有点孤单和不踏实。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到村上演出，我和婷婷都被老师选中。晚上，村里的打谷场坐满了男女老少，婷婷表演的是口琴独奏《赤脚医生向阳花》，我和几个男同学表演的是老师写的快板书《学习大寨好榜样》，还有诗朗诵、小合唱。演出回来，已经很晚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婷婷突然问我将来想做什么。

我想了想说：“将来当个驾驶员，开汽车，跑遍县里的各个公社，送化肥，送农药。你呢？”

婷婷用胳膊搂住一棵柳树转了一圈，仰望着夜空中弯弯

的月亮说：“我想当医生。穿上白大褂，让更多健康活泼的孩子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。”

临近初中毕业，一天放学后，老师把婷婷喊到了办公室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她上高中遇到了波折。“我爸爸是村支书，让他跟校长说说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校长经常找我爸汇报工作呢。”我信心十足地说。

当天晚上，婷婷的母亲找到了我父亲。

第二天，父亲很晚才回来。父亲说婷婷成分有问题，一家人都还在农村接受改造，她上高中的事不好办。我当时就懵了，从床上跳下来问父亲，成分跟婷婷上高中有什么关系。父亲说，你小孩子不懂。

那些天，婷婷仿佛换了一个人，面容憔悴，整天沉默不语，眼睛总是红红的。我心里也很难受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毕业考试结束后，婷婷要回到乡下去，但我们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。她答应有空再来找我。

只是后来，我在路边等了又等，但再也没见到婷婷。